

寒露秋晚

米丽宏

感受节令细微的转折。此时，脚边有落叶，田头有干草，老柿树上挂着小灯一样的红柿。红柿上方的晶蓝天空，涂着生动如浅唱的云。田头河边，大青石失去了夏日和初秋时的温热，手一摸，凉冰冰；虫声落潮，渐唱渐止。偶有几个顽强的家伙，也是有一搭没一搭，褪去了歌唱的热情。

红叶，野菊，一红一黄，新凉渐渐新鲜艳，它们携着秋天往深渊里走，往深刻里走。在一地清霜铺开之前，它们就多么决绝地燃烧着，把自己彻彻底底地交付于这最后的绚烂。在山野闲逛的人们，喜欢摘一束野菊，剪两枝红叶，这是寒露留给世界的明艳艳的念想。

河岸的芦苇展羽吐穗，沐风浴露，茫茫渺渺。远望，那些河堤滩畔像生出了很多羽毛，如梦似幻。芦花开放，给人的感觉不像春花夏花那么富丽，那么繁华，而是一种苍古宁静、萧然飞扬，加上有秋风秋水秋月的映衬，更显清幽深远。

有人拿洁白的茅，搭配桔梗花。微凉的热闹，幽洁的隐逸，澹然自在。半老光景里最后的绚烂。

在村巷里随意串串，我看见忙完秋的亲散漫下来，收获的东西，也被他们安置出散漫的诗意。黄玉米棒、红辣椒、红柿子，挂在屋檐下，墙壁上。芝麻个子、谷个子，戳在门边。绿豆、红豆、黄豆、黑豆，分簸箩晒在院子里。南瓜、冬瓜、干丝瓜，随意垒摆在厢房。

晚秋的气息，随处弥漫。一位老人在她的院子里，摆着簸箩，搓玉米粒。干枯的手，攥着一个带木柄的锥子。她用力把玉米剔下几行，像开出两三条微小的路径；然后，握一个已脱粒的玉米棒做工具，将另一棒上的玉米粒大把大把搓下来。我走过去，问：“玉米再风干一点，搓起来不省力吗？”

老人说，孩子们这两天从城里回来，先搓一点晒干，磨面、做粥。新玉米香甜着哩。

是啊，生长在节令里的作物，都已纯熟丰足；晚秋里的老人，显得安详自在。

林语堂说：古老、纯熟、熏黄、熟炼的事物，都使我愉快。寒露就是这样的气质。忙碌和嘈杂都已过去，大局已定，大幕徐降，接下来，是红泥小火炉旁边悠闲的把盏闲话。

寒露的一滴露里，有时间的凝集、生命的飘忽，也有醇熟丰足世相的凹凸映照。

想想，我们在城里，闲暇时免不了反思品味生活品质。这个话题，说起来，海阔天空般不着边际。可是，现在看来，人生的圆满，也不过如这晚秋里的光影和世态——富足得很具体很踏实。

寒露秋晚，大地清宁。节令俨然一阙词，“天净沙”般的风格，凉凉的，微寒的，告诉我们，生活不只有向上的奋发，也有向下的沉潜；不只有激情的奋斗，也应该有短暂的喘息。

□诗 歌

一树秋花(外二首)

徐满元

像是秋天手持
一张春天赠送的名片
也仿佛是对“春花秋实”
一种逆向思维的展现

秋阳下的一树秋花
恰似暗夜里的一束火把
花香与火光熟知
并巧妙运用起
互喻与通感

无需蜂蝶绞尽脑汁
献上颂词和歌舞
也不必对果实
许下什么庄严承诺
一树秋花犹如
满腹经纶的才女
只想借秋风的长卷
抒发久积于胸
一吐为快的芬芳见解
以及对秋高气爽、天高云淡
由衷热爱与眷恋

来回不停擦拭
而永不会生锈的锁

那一条车逆流而上
或顺流而下的船
都是一枚枚万能钥匙
轻轻一插，便将锁开启
打开沿江码头的抽屉
卸下或装走一摞摞
彼此欣赏的旖旎风景
去精心装饰
各自想要的生活

风雨同舟

风雨同舟时
风是纬线
雨是经线
舟是梭子
大家齐心协力编织着
那张希望之网
好把梦想之鱼
一一打捞上来

待云开日出
太阳使理所当然
成为最温馨的码头
播放着阳光的摇篮曲
让枕着波涛小憩的舟
瞬间幸福作一朵
含苞待放的花蕾
再远的航程都将
属于花香覆盖的范畴

长江印象

长江是一条两头
系在东海和青藏高原
横贯东西的钢索

架在长江上的一座座大桥
是两岸紧握在一起
怎么也不肯松开的拳头
久而久之，便化为
一把把因穿梭车辆

□诗 歌

背影述怀(外一首)

孙登科

渐行渐远的背影
总在心头依偎
相聚后的离别，眷恋地
承载着悲欢离合的慰藉

那思念，那情意
默默地紧紧追随
一个个铭心的记忆

在迢迢的人生路上
真情铸就的背影
从来没有距离
在梦里，在梦外
似心有灵犀一般
总是惺惺相惜
缱绻地清晰

背影是无尽的意会
让情在生命深处
一次次拍打思念的心扉
当岁月见证了阔别后的重逢
是沁人心脾的温馨聚首

那拳拳深情，抚今追昔……

月 下

夜，月白风清
静，是山野的魂

此刻，我是否逃离梦境
书案上，王维的诗卷
半开半合
似也在打盹

无需唤醒，且在迷醉中
持续把盏痛饮
一杯 一杯
直将壶中倒罄，杯中饮尽
不知不觉，夜已深沉

且看窗外流萤点点
又闻花啜夜露声声
朦胧中，对面小楼上的烛光
映出一对人影……

□散 文

秋声不可闻

任随平

秋夜读苏颛，读到“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句，让人心中不免多了怅然之意，于是便合上书页，于窗前独坐，静听夜雨敲窗声。

屋子里的光线溢出来，落在窗前。窗前的花园里竹叶飒飒，晕黄的灯光落在竹叶上，嫩绿青绿的叶子染上了一层烂漫的金色，雨珠浸在叶片上，于是，这景致便成了画境。阶下的草地隐匿着此起彼伏的虫鸣，七长八短地叫着，悠长的一声，像是在锈铁片上穿针引线，急促的一声，又仿若是从废旧的纸画中跳下来，落在水泥台阶上。风藏住了脚步，藏在隔壁的巷子里，潜伏着，伺机而动。雨势开始大起来。

前是细若牛毛，温柔地落着，轻轻盈盈，像是邻家的女子用鸡毛掸子拂尘，轻灵里透着隐逸气息。突兀之间，雨点大起来了，落在竹叶上叮叮当当，有肃杀气。其实，这样的雨落在秋夜亦是安逸。

人醒着，藤桌上的书醒着，窗外的景致醒着。

人醒在雨声里，雨敲窗的雨声里。细雨绵绵如若宋词中的旖旎，雨敲窗就是唐诗里透着隐逸气息。突兀之间，雨点大起来了，落在竹叶上叮叮当当，有肃杀气。其实，这样的雨落在秋夜亦是安逸。

人醒着，藤桌上的书醒着，窗外的景致醒着。细雨绵绵如若宋词的旖旎，雨敲窗就是唐诗里透着隐逸气息。突兀之间，雨点大起来了，落在竹叶上叮叮当当，有肃杀气。其实，这样的雨落在秋夜亦是安逸。

人醒着，藤桌上的书醒着，窗外的景致醒着。细雨绵绵如若宋词的旖旎，雨敲窗就是唐诗里透着隐逸气息。突兀之间，雨点大起来了，落在竹叶上叮叮当当，有肃杀气。其实，这样的雨落在秋夜亦是安逸。

的隐隐旧气。

旧气里，蝓蝓儿叫。蝓蝓儿叫是喜气，是秋声里最美的音乐。那年在北京的胡同里游走，还是秋天，秋天刚醒来的早晨，就有上了年纪的人坐在梧桐树下的藤椅上，手里举了草编的蝓蝓儿笼子，斜着身子向笼子中的蝓蝓儿吹气戏耍，其间他还会给笼子的缝隙里塞了青菜叶子，菜叶细嫩，我立住脚步看蝓蝓儿吃菜叶，始终没有看到吃菜叶，却突然间听到了几声脆响的鸣叫，那鸣叫声有几分急切，有几分按捺不住的寂寞，在深秋的胡同里响开去，一抬头，梧桐叶落了下来，硕大的一片，落在空地上，跟踉跄跄，跟着风向着巷口而去。

我喜欢听蝓蝓儿叫，却不喜欢看斗蝓蝓儿的画面，我总觉得蝓蝓儿应该在檐下就在草丛间，在檐下有生活气，在草丛间有乡野气。生活气是蝓蝓儿生活在人间的见证，乡野气是蝓蝓儿生活在自我的状态里，无论生活气还是乡野气都是秋天的气息，多么令人爱惜，有潮湿滋润的味道。

突兀之间有鸟雀在雨中蹬枝而去，窸窣窣窣，将树叶间累积了良久的硕大的雨珠跌落下来，啪啪啪摔碎在檐下，檐雨还在继续，敲窗声还在继续，我措了措窗玻璃上的水汽，极力向鸟雀振翅而去的方向望去，但见暗夜沉沉，那鸟雀早已没人墨黑的夜色中了，远山之上，有灯火明灭，不知是谁为夜行人点亮的灯笼，还是突兀之间一闪而过的车灯，但那一瞬，让秋夜多了一份暖意，融融的，像手触绒棉。

此刻，翻开书，苏颛的落寞不再孤寂，不再孑然一身，还有虫鸣，还有滴滴雨声，更有一双推窗而望的眼眸，秋声不可闻，但闻已是意中人。

□随 笔

生命里的青石阶

李 娜

记忆深处，有那么一条悠长的小径，由一块一块形态各异的青石铺就，从沟壑纵横的山谷仿佛能一直通往云端。每一块青石都有着独特的纹路，似乎在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这青石阶，并非是亮丽的翠青，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深沉之青，斑斑驳驳，曲折而陡峭，与沿途的石桥、水榭、叠石一起，融进山水，拼接成一幅清幽古朴的图画。一路上，古树擎起的巨伞，遮天蔽日；野花点缀的碧毯，绵延千里。山风阵阵，鸟鸣幽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香。沿着一级一级的青石阶向上攀爬，不知迈过多少级青石阶，光线渐明，以为要到顶了，一个转角又到了背阴的一面，再一折

又见一线光亮。如此，总会让人在即将绝望之际燃起新的希望。

油碧的青苔，附着在青石边缘，平添几许古意。青苔，毛茸茸，软绵绵，米粒一般簇拥在那里，温润中氤氲着岁月的古拙感。它们肆意蔓延，自在而安然。它只是默如一地做着自己的一抹绿，不张扬，不媚俗，带着生命的气息和自然的况味。蚂蚁在青苔上爬行，蜗牛在青苔下栖身，各种小虫在青苔的庇护之下繁衍生息。偶有一二鸟鸣虫啾传来，或是一两只羽衣华丽的雏鸡，划出一道柔美的抛物线，消失在密林深处。阳光透过古树的叶隙洒下斑驳的影子，禅趣横生。

青石的缝隙里，拱动着不屈的生

命力，那是几株叫不上名来的野草。它们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寻觅着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一寸寸地晕染着青山碧水。尤其是雨后，草叶上聚星星点点的水珠，让它那小巧纤细的身躯渐渐丰盈起来，格外可爱。在草叶上、角落中打盹儿的蜗牛，伸了伸懒腰，背着沉甸甸的梦想缓缓蠕动，坚定而执着。凝神细观，你可能会遇见，在两株野草之间，一只土黄色的幼蛛正在努力地补救一张残破的网。那一刻，突然就被眼前的小生命打动了。

山水之间，常见奇石。有的光滑圆润，状如鹅卵石；有的沟壑纵横，形似山峦；有的造型奇特，什么都不像，却极

具韵味，适合做盆景。想来，每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也许天地洪荒初开地球上还没有生命的时候石头就已诞生。据说，石头原本潜藏在地核内涌动，某一天，突破几千米的地壳阻挡喷溅而出。在遇到地表的低温之后，瞬间凝固而成。亿万年经风历雨，铸就了它生命的顽强。而脚下一级一级的青石阶，更是经受了千难万难。

行至高山之巅，回首来路，青石排列的台阶早已隐匿于茂密的丛林之中。其实，人生有无数条迹迹可行，之所以会有那么一天走这样一条通天的青石阶，是偶然，也是必然。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机缘。



彩云之南的布达拉

陆士德 摄

□小小说

乌 鸦

马 卫

自从伊索发表寓言“乌鸦取水”后，乌鸦就成了鸟类智慧的化身，经常为其它鸟排忧解难。

这天，信天翁哭哭啼啼奔来，乌鸦好不惊讶，因为信天翁是海鸟，很少上陆地，更不是它的朋友。信天翁一上岸，就显得呆头呆脑，是有名的呆鸟。信天翁和乌鸦从不交结，乌鸦感到奇怪，客客气气地问：您有啥事？

乌鸦先生，您得帮帮我，要不然世界上快要没信天翁了。

信天翁边说边泪如雨飞，面部表情夸张。

乌鸦：有话好好说，能帮的，我一定帮。

信天翁：您知道，我是海鸟，每次产一枚卵。但是，现在我已经很久不产卵了。

信天翁属于稀有鸟，平时极少能见到，种群少，全球不到八万只。繁殖期要一年。

乌鸦明白了，信天翁因为不产卵，就没法孵化后代，绝种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年，鸟类已由上万种下降到九千多种。濒临绝种的有黑鹳、朱鹳、中华秋沙鸭等几十种。

信天翁：我也不知道啥原因。只是感觉这些年，海水变暖了，鱼虾少了，我

常常处于饥饿状态。

乌鸦没弄明白，因为它不去大海，也不吃鱼。

信天翁见乌鸦愣神，只好说，我带您去看看，或许您就会明白。

乌鸦飞到了大海上空，俯身一看，大海上万桅挺立，风帆飘扬，汽笛轰鸣。每艘船过后，浪涛翻涌，都有油污和垃圾，还有死鱼死虾死龟死蟹死贝等等，翻着白肚皮。

乌鸦明白了，信天翁不产卵，是因为它的食物被污染，生理机能被改变。

它把原因告诉信天翁，接着说——这事儿我管不了，因为人类进入石化时代，天天运石油的船，成千上万，想不污染海水，难！

信天翁垂头丧气，一声叹息。从此，乌鸦在海鸟中，再也没有声誉，都认为它并没啥智慧，不过是一只呆鸟罢了。

刚回到家中的乌鸦，又得接待上门的客人。

这次来宾是兀鹫。兀鹫其实很不喜欢兀鹫，因为它吃尸体，主要是动物和牲口的尸体。而且兀鹫科的鸟，都很凶猛强悍，恃强凌弱。

在兀鹫面前，乌鸦很谦恭，不敢有丝毫怠慢，生怕惹恼了兀鹫而丢掉性命。

兀鹫：请问，您老有何事需要我帮

忙？

兀鹫：这段时间，我常出现头晕、眼花、失眠、无食欲、身体严重消瘦。

兀鹫：嗯，这是生了病，得请教医生呵，可我不是医生呀。

兀鹫：我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治好。您虽然不是医生，可您是鸟类的智者，您给我想想这是啥原因呢？

兀鹫见兀鹫说得恹恹，也怕它发横，只好点头同意。

兀鹫明白“病从口入”的道理，就问兀鹫：您最近吃些啥呢？

兀鹫：还是老样子，就是些牛、羊、狗、兔的尸体。

兀鹫沉思半晌，心中豁然开朗，问题应出在这些死尸身上。于是它带着兀鹫，来到一只死羊前，用爪子扒开尸体，发现肉质腐烂，色彩暗淡，蛆虫乱爬，恶臭不散。

兀鹫：您明白了吗？这些年，差不多的牲口、家禽，人们饲养时，都加入了催生素，还有瘦肉精。

兀鹫不明白啥叫催生素和瘦肉精，兀鹫解释起来好费劲，兀鹫也永远听不明白，因为它从没见过。

兀鹫很生气地离开，从此在鸟中传播——兀鹫根本没啥智慧，只是一张碎嘴，能说会道罢了。